

17位全国著名高校
学子的心灵感悟

大学作文

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融入这里：

学习、生活、恋爱、交友、写诗、摇滚、上进、偷懒、沉沦、迷惘、逃课、叛逆、打架、捣蛋、追求、幻想、蜕变、暗恋……



北大、清华、人大、北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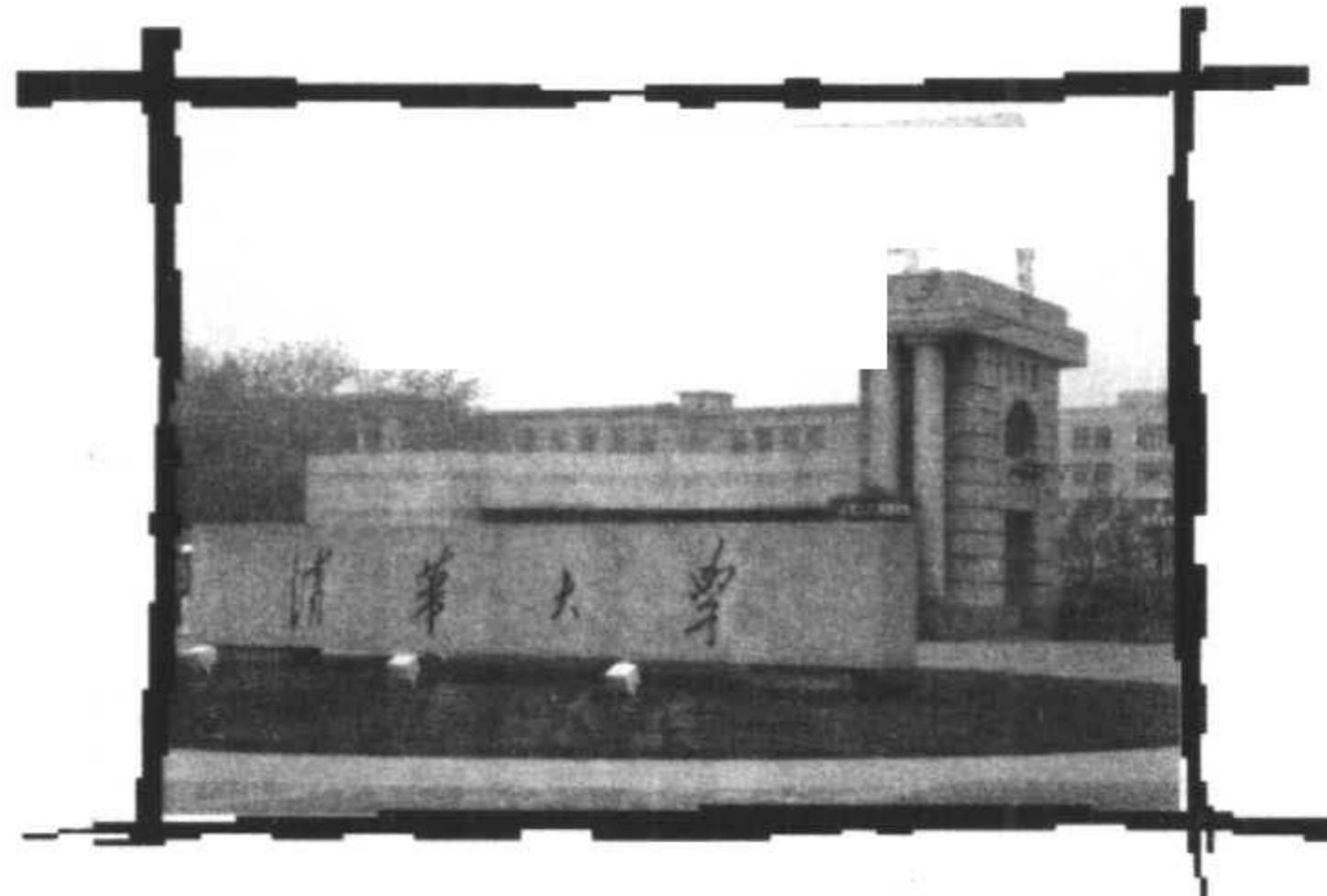
延边大学出版社

17位全国著名高校
学子的心灵感悟

大学作文

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融入这里：

学习、生活、恋爱、交友、写诗、摇滚、上进、偷懒、沉沦、迷惘、逃课、叛逆、打架、捣蛋、追求、幻想、蜕变、暗恋……



北大、清华、人大、北航……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作文/许应涛等编.—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4.8

ISBN 7-5634-1932-2

I.大… II.许… III.作文—高等学校—选集
IV.H19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4564 号

大学作文——17位全国著名高校学子的心灵感悟

许应涛 主编

责任编辑:崔洪涛

出版发行:延边大学出版社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北京市铁成印刷厂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数:1-5,000

印 张:9.5

字 数:160 千字

开 本:880×1230 1/32

书 号:ISBN 7-5634-1932-2/Z·166

定 价:18.00 元

时代的心声

本书作者都是出生于 80 年代的大学生，分别来自北大、清华、人大、北航等大学。文章涵括：大学时评、生活纪实、爱情感悟、成长历程、知性感性、生活日记、似水流连、亲情感染等诸多篇章。

当代大学生的辛酸往事、成长烦恼、情感经历、奋斗历程、矛盾、追求、困惑，无疑都是绚丽的篇章，我们争取深层次当代大学生内心的闪光点，展示这一群体的心声。

出生于 80 年代的大学生是幸运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使得他们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比父辈优裕，但他们又是痛苦的。80 年代出生的大学生面临着许多问题。

首先是思想上守旧与更新的艰难抉择。没有选择，就没有痛苦。老一代人已经完全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人生观和价值观十分成熟，他们思想上的防线是坚固的。而 80 年代出生的大学生，在许多问题前，表现出了彷徨、犹豫不决，甚至是抵触、痛苦不安。80 年代受父辈正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却又要面临着新时代许多观念的冲击，80 年代的人生观、价值观、责任感、事业心、爱情观，无时无刻不在顺进和抵触之间抗争。在 QQ 恋、一夜情、处



大学作文

女情结等话题面前，他们更是痛苦万分，难以适从。

其次是物质上的不公。当今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使得生于 80 年代的大学生当中的一部分人性格扭曲，心态失衡。物质的诱惑是巨大的，以前的校园内的贫富差距只体现在粗略的衣着、饮食上；而今，校园内的贫富差距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如，有些学生吃不饱饭，有些甚至开着车、拎着笔记本电脑上学，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再次是巨大的生存压力。为了生存，生于 80 年代的大学生注定劳碌终生。生于 80 年代的大学生负担着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双方要赡养 4 位老人；生于 80 年代的大学生面临着巨大的教育压力，中国高等教育容量相对过小，负荷却严重超标，劳动力市场上对学历的要求使得生于 80 年代的大学生疲于奔命。注重数量却忽略质量的盲目扩招使得高校学生供过于求，许多大学生为了逃避或者缓解就业，不得不硕士、博士、博士后这样读下去，最终发现还是就业难。

.....

本书各位作者的不同篇章，风格各异。有些优美流畅、婉约倾情如散文诗；有些真情流露、自然抒发如日记；有些标新立异、引人入胜如小小说；有些针砭时弊、笔锋辛辣如社论；有些自由飘逸、轻描淡写如轻音乐……

我们祝福，我们期待。

目 录

CONTENTS

- | | |
|--------------|------|
| 此校园，彼校园（外一篇） | /1 |
| 我的大学 | /13 |
| 那些人，那些事 | /33 |
| 活在偶像年代 | /45 |
| 平凡世界 | /53 |
| 自 从 | /76 |
| 抽屉里的情书（外一篇） | /98 |
| 宿舍兄弟 | /108 |
| 窗台上的甲壳虫 | /115 |

目 录

CONTENTS

- 走过堕落的边缘 /136
- 最后的彩虹 /146
- 一夜 /170
- 冷暖自知 /181
- 随风而逝 /208
- 从草原到北京的老鼠 /214
- 灰色轨迹 /233
- 录给自己的歌 /257
- 阳光灿烂的日子 /270
- 被扭曲的一代 /292

此校园，彼校园

大学作文



此校园，彼校园（外一篇）

作者档案：许轲，男，1982年5月生，北京大学物理学院2000级本科。

穿长袍马褂的指责穿中山装的，
穿中山装的指责穿西服的，穿西服的
指责穿牛仔裤的，穿牛仔裤的指责染
了头发的。演进中的历史总是惊人的
相似。



大学作文

8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现今最年长的不过24岁，校园的生活和记忆尚未在他们身上褪色。他们年轻，但缺乏经验。在这个声音嘈杂的时代里，他们还没来得及建立自己的话语阵地，战斗便在校园的围墙内外打响了，各种尖锐的批评不绝于耳。所谓的70年代人在湖水中投下石块，涟漪在校园中荡开。

以十年为期划开人群，不知是从何时炒起的无聊时尚。除了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划分方式，这对于任何人都没有重要的意义；也许能在这个时常感到莫名空虚的年代里给个人增添些许归属感，但借助区分彼此而攻击对方，只会徒增这两个年龄上并未差到一代人的群体之间的隔阂。

钱钟书先生在《读伊索寓言》中写道：“一个近三十的女人，对于十八九岁女孩子的相貌，还肯说好，对于二十三四岁的少女们，就批判得不留情面了。”这一流俗，“生于70年代”潮流的制造者和追随者都未能幸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恐怕没有什么足以支撑如此强烈的道德上的优越感。“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一切回忆无非是一群即将告别青春的后青春时代者对往昔经历体验的例行公事的复写。

在许知远为70年代人代言的佳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有如下两段精彩的描述：

“回到1997年秋天的那本《读书》，李皖在粗糙的纸面上继续以高晓松为例探寻着‘60年代人的气质’。许晖最初提出了这

一命题，这个浸透忧伤的年轻人固执地认为，出生于 60 年代又沉重的历史碎片咀嚼，而后一代即 70 年代人则毫无历史负担。漫游的气质，这是李皖认定的 60 年代人最主要的共同点，他们的童年是在没人管的田野中的闲荡；而他们最重要的青春期是在 80 年代中后期的大学校园中度过的，彼时的校园才子、才女如云，好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而毕业后他们遭遇了社会巨变，经济与技术变革否定了闲荡的气质，让他们无所适从……”

“90 年代的校园是让人失望的。越来越强势、越来越标准化的应试教育让入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同质与乏味，我们生于 70 年代。我们已经不可能有那些集体忧伤与歌唱的兴趣，同时，我们可怜的个人主义却没有机会真正成长起来，甚至滑向了极度自私的一面。小布尔乔亚情调成了我这样的年轻人最后的救命稻草。尽管内心深处可能渴望波澜壮阔的场面，但是现实却最多让我选择琴弦与姑娘作为区分我与庸众的标志。”



北大校园一景



大学作文

后来，他又写了本《NASDAQ 的一代》，出任了新锐报章的主笔。在掌握了话语权之后，他从对 60 年代人膜拜式的毕恭毕敬迅速转向了对新时代的挑剔的评价。70 年代人，从神话的崇拜者到神话的拥护与制造者，转变是如此简单。连老崔“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的声音也来不及喊出来，80 年代便被神话的阴影无情地压在山下。

无可否认，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大学校园处在令人兴奋的集体青春时代，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并喷似的激情和理想在荷尔蒙的刺激下炽烈地燃烧。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和 60 年代的 Berkeley 和 Woodstock 相类比。80 年代的校园里会有满脸胡子的诗人、身背吉他的流浪歌手，很多人可能看了没有十页《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又去讨论《存在与虚无》。文艺气息和政治气息是彼时校园的风向标。二十年一弹指，当年的理想主义者有的成了老板，有的成了歌手，有的成了民间科学家。梦想成真与理想幻灭的对比惊人的强烈。

我们不妨把 1992 年北大推倒南墙作为所谓“堕落”的 90 年代校园来临的标志，很明显，实用主义和商业气息迅速侵袭和占领了校园。据说李泽厚到武汉某高校演讲，一时间，校园内奔走相告“小超人”来了，气氛火爆。可怜这位斐声海内外的美学家在众人心中摇身一变竟成了商业王子李泽楷。关于堕落，更出色的注解来自余杰的《心灵独白》：“如果说当代人的堕落如同坐在一架猛然向山头撞去的飞机里，爆炸之后尸骨荡然无存；那么大学生的堕落则是从机舱里跳出来后作自由落体运动，可得一副



全尸。”被炸开大门的象牙塔从此淹没在一片喧嚣之中，洪流卷着校园和校园里的学生向商品社会的漩涡深处走去。如果说持续高烧的出国热造就了俞敏鸿和新东方神话，那么世纪末的网络热潮更是让 70 年代人离开校园大门之际拣到了金。一样的痴心不改，一样的金光闪闪。只是 80 年代的校园渐行渐远。

进入新世纪，一个反向的举动——北大重树南墙——再次吸引了眼球。虽然这一举动曾被网友尖刻地称为“处女膜修复”，但至少反映了新的时代中，大学重建象牙塔的决心。无论是不是受世界一流大学梦的驱使，大学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转变。生于 80 年代的大学生（以下简称“80 族”）就处在这场变革的田野里。世界已经不同。

恢复高考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这三个阶段的数千万人在享受青春和经历成长。而今，他们分别进入“20”、“30”、“40”。彼此之间生活经历、社会角色的差异不免会引起误解和对立，但不应由此产生单向的优越感。究竟是大学生变了？校园变了？还是社会变了？

的确，虽然冯友兰和波德莱尔的书还在卖，但只能在书店的角落里；书架的正中央应当是《GRE 词汇精选》、《微观经济学》和求职手册。大学的草坪上还会有人弹吉他唱情歌，但爱情不再轻易地发生在情书和诗歌上，而是应当在图书馆自习室，最好再有考研政治、TOEFL 单词什么的。现实，逼人的现实气息将校园烧得焦躁不安，种种掌故和传说在湖水边枯萎、消亡。

批评者说生于 80 年代的大学生没有理想，日渐平庸，说他



大学作文

们在享受幸福的同时迷失于网络和物质追求。从描述现实的角度，这或许是相当中肯的评价。

但现实背后可能远比这些现象丰富。世纪末的高校扩招曾经让多少人感叹自己生不逢时，大学生头顶上的神秘光环也在日渐淡去。飙升的录取率和校园物质条件的改善成就了 80 族大学生背后无形的社会压力。单从数字上看，99 年高校扩招开始，入学大学生数目呈跳跃式增长，从之前的 108 万到 160 万、220 万、268 万、320 万，2003 年则达到了 340 万，已经是 5 年前的三倍有余。整个社会关于大学毕业生的供求状态已近完全颠倒。“毕业即失业”成为令人无可奈何的现实。一方面，各种冠之以“北大清华”、“天之骄子”的高考辅导书还在无情地从家长的腰包里拿走银子，教育产业化已经成为广泛传播并为相当数量的高校欣然接受的理念；另一方面，“大学生”的头衔丧失了曾经的辉煌和价值。或许高考入学的压力减轻了一些，但相应的回报也降低了很多，这或可成为 80 族现实取向的触发诱因。

也许可以说是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迫使他们丧失了理想主义的动力。

二十年前的校园里也在播种出国梦，但那时没有太多 TOEFL 和 GRE 的烦恼，没有和美国签证官勾心斗角的必要。二十年间他们相继在大洋彼岸拿到博士学位，“海归”回国就成了高级人才。他们正颜厉色地指斥大学生没有将精力投入到专业学习上的同时，却很少有人为他们在国外频繁转换专业和跳槽而造成的“前人拔树”的遗害进行反思。二十年前的校园里产生游吟诗人，



因为他可以随便走到一间大学的宿舍，因为声称自己是诗人而得到热情的款待；现在则是一个饿死诗人的年代。彼时根本没有找工作的概念，因为国家会包分配；偶有几个下海者还可以利用市场种种不完善之处牟利；即便没落到失业边缘，大学生的身份也可以权作一时之慰。而今，找工作会因应届毕业而遭人白眼，漫长的实习生涯成为众多求职者在学期间的被迫选择。冗长拖沓的笔试面试，与生活费用相比不升反降的起薪，反而成了 80 族大学生羡慕前辈师兄的地方。从学校到用人单位，无不教导大学生将自己的能力变成一行分数和几张证书。大学学习变相受制于考试。教育家怀特海的名言“在中学里，他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面瞭望”，在这里受到了无情的抵制甚至践踏。在浮躁的季风下，理想主义于校园几无立锥之地。那句震撼人心的“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也就顺理成章地再次受到大学生的青睐。不仅如此，扩招的研究生挤压本科生的就业出路，躲避就业压力的本科生又加入考研大军的行列。可读完博士



北大校园一景



大学作文

(PhD)，却又获得了“Permanent Head Damage”的讽刺称号。关于研究生扩招的经典笑话是说，王重阳首先响应了扩招号召，收了全真七子为徒；全真七子升到教授博导之后又带了几十名弟子。没想到“能力”守恒，结果全真教日薄西山，一代不如一代。围城之困扰，在八十年代大学生身上恐怕不是一两年能够消除掉的。

风靡一时的校园民谣及那时的“蓝色理想”在 80 族的市场越来越小了，感时伤怀的风花雪月显得疲软乏力。倒不是新一代不再“为赋新词强说愁”，但校园里的摇滚乐队都已经遍地开花，谁还只怀念木吉他呢？这涉及到日益丰富的可能性所带来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校园民谣。二十年前人们在没开门的新华书店门前排起长龙等待买一本《悲惨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文化短缺”所造就的近乎于疯狂的需求正在被日渐膨胀的消费市场所分化和稀释。认真阅读胡塞尔思想的和迷恋金斯堡诗歌的人还是很多，但这种追求多出于个人偏好而非集体风潮，私人化的兴趣正在与个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形成良性的正反馈。因此不能由于校园不再风云激荡就断言学生们不再好好学习，彻底丧失理想和信念。恰恰相反，在众说纷纭的年代里，能够默默地坚持自己信念的人必然能够肩负起历史的重托。也许他们的理想不再合成一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但关于理想、关于未来，他们有自己的理解和选择。如果有幸在北大目睹钱理群解读鲁迅的讲座上拥挤的人群和一遍遍发自内心的掌声，就不难对 80 族大学生重新点燃希望。



对 80 年代人，投弹者最常使用的武器就是“自私自利”。面对独生子女占了普遍多数的一代，这样的推理似乎很有道理。在一个缺乏兄弟姐妹的环境里成长起来，家庭成为楼房单元背后单调的空间，由兄弟姐妹之爱转向朋友同学之亲，80 年代人确实在迥异于前辈人的土壤里生根发芽的。可独生子女的父母们，从孩子一出生就灌输“竞争”意识；铺天盖地的比赛和排名贯穿于应试教育的始终。在社会提倡竞争的声音里，倡导互助与关爱声音显得极其微弱。作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产物的大学生，怎么可能自发地形成优于这一水平的品格呢？诚然，与社会所赋予大学生的品格和素质的期望相比，这一群体做得还远远不够。但道德素质的提高有赖于社会风气的普遍改善。象牙塔能够做到的无非是营造一个追求高尚的氛围，让学生能够在思想和价值观尚未定型之时对准方向。

其实作为独生子女不仅仅是享受家庭独苗的优厚物质条件，与生俱来的孤独感同时也造就了解不开的心结。不再有人能够站在同样的小环境里从相似的角度体验你的角色，你的成长体验很难再找到完全相似的人与之分享。也许这就是其他年龄层次的人对于 80 族嘴边常挂的“郁闷”无法领会的原因吧。二十年前响亮的“理解万岁”成了一句空口号，新人类不再去讲。徐志摩曾经感叹“我们都是太匆忙，太没有单独的机会”。对于 80 族而言，异常充分的孤独体验让个性、独立与坚强都较前代有了较大的飞跃。这种天生矛盾的内稟性质，让批评者和 80 族自身都对现实的时代产生了困惑。重温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名言吧——



大学作文

“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作为被动接受者而没有参与社会建设的 80 族，似乎不需要为当下的现实负起太多的责任。各种缺憾无不是经由教育和社会环境之手印在我们身上。

有人将 70 年代人称为“飘”一代，将 80 年代人叫做“炫”一代。这种说法其实最多也就反映了两个群体目前的状态。前者的青春“时光不再”，“三十岁就快来”。所谓“飘”不过是茫然无措，弄不清“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待”，在前辈人坚定的理想和后来人张扬的个性之间，在曾经的青春和人近中年的现实之间，摇摆不定。但“炫”没那样简单，除去社会进步带来的丰富可能性，特别是个性宣扬的蓬勃发展，光亮背后是什么，没有谁说得清。道理很清楚：80 族还年轻，很多事情都还没经历，无论是个人特质还是集体性格都有极大的可塑性。所谓“飘”和“炫”在更大意义上只是在给两个年龄层贴标签。明天的 80 年代人和今天的 70 年代人也许会有令人吃惊的相似性。至少在校园里，曾经发生的故事还在不断地上演。

2003 年“非典”袭来之时，一些大学生私自返乡逃避，这种“不辞而别”引发了社会对生于 80 年代的大学生群体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抨击热潮。这一记响亮的耳光虽然挨得不无道理，但平心而论，这种行为究竟是不是 80 年代人特有的反应？我们不能就